

袁世云◎著

# 命 运.....

在社会大变革的暴风骤雨中，饱经风霜的筑路者，没有坐以待毙，听天由命。他们在乱云飞渡、纷繁诡异的环境中苦觅生存空间，在摇摆的动荡中寻找支点，在惊涛骇浪开拓航线，在破茧成蛾的苦苦挣扎中同命运抗衡，柳诚义便是其中的典型。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袁世云**，陕西省长安县人，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先后从事过商业、教育等工作，在建筑公司担任过工区主任、工区书记、公司党委书记。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党委书记》、《发明家》、《越轨》、《洗礼》、《后院起火》等，2008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深流》。长篇小说《命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 命运

袁世云◎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袁世云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165 - 2

I. ①命…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0394 号

## 命 运

---

作 者 袁世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

印 刷 陕西利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2.75 印张  
印 数 1 - 3500 册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165 - 2  
定 价 38.00 元

---

## 序

“命运是指人的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也用来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势。”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中写的，说得笼统，说得干涩。命运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命是静，运是动；命是当下，运是趋势；命是客体，运是主体。这是哲学的解读，讲得隐晦，讲得玄虚。世云老兄的《命运》则是对汉语词典与哲学解读的动感诠释、形象表达。使人读到了故事，读到了哲思，读到了启迪。

世云老兄生活在神禾塬下，漓河岸边。大作家柳青《创业史》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也许是太过熟悉的场景、太过亲切的人物，柳青和《创业史》成了少年世云膜拜的对象，催生了他的文学梦想。20世纪70年代末，命运使世云老兄入驻延安大学中文系，成为路遥的校友，播撒在儿时心底的文学种子得以滋养。文学，已不再是梦想。未走出校门，世云老兄就有处女作问世，后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深流》。

三年前《深流》出版时我曾预言，世云老兄对今后的创作已构想一个宏伟的蓝图，凭着老兄厚实的生活积累、坚韧的毅力、执著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的文学功底，蓝图一定会变为大厦高楼。三年过去，《命运》诞生。预料之中、意想之外。我敬佩不已。

预料之中，是基于对世云老兄这个人的了解。讲理想，他怀揣文学梦，从不放弃。论做事，他果敢坚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曾担任过建筑施工企业党委书记，几十年与建筑工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成功、失败，沮丧、拼搏，已融入世云老兄的血肉之中，要抒发，要讴歌，要为其树碑立传。他十多年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党委书记》、《越轨》等作品，就渗透着这种血肉之情和文化担当意识，长篇小说《命运》更是这种情怀、意识的延伸与拓展。中国画有一个先工

后写的过程，大写意要靠功夫和人生的历练，人画俱老才是神品、逸品。世云兄从事企业党委书记数十年，生活的经历使他活得透了、熟了，看得清了、深了。长篇小说《命运》就是这种“熟”与“透”、“清”和“深”基础上的大写意，是从心灵深处的发掘。一下笔便神采飞扬，满纸精彩，荡人魂魄，启卷难舍。

意想之外，是世云老兄凭借这种“熟”与“透”、“清”和“深”，以其非凡的灵性感受生活中的敏感与细微，以超拔的睿智体悟这种发现，并使这种发现不像自己，也不像别人，独具匠心，绝无仅有。所谓不像自己，就是从《命运》中无法找到他以前作品的痕迹。所谓不像别人，就是《命运》填补了当代文学画廊里无“建筑”题材的空白。毫不夸张地说，《命运》不仅是世云老兄对人生的独到领悟与解读，更是用骨头蘸着血的倾情诉说，全新创造。

《命运》不仅精心塑造了以诚信为本、侠义为先的主人公柳诚义，还围绕这一形象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性格迥异的人物，展示了他们不懈追求、辛苦拼搏的绚丽人生。《命运》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复杂曲折，矛盾冲突引人入胜，悲剧气氛催人泪下。它是建筑职工凝缩而成的奋斗史、无私奉献的画卷，更是他们生命的赞歌、铿锵嘹亮的命运交响曲。

《命运》以悲剧结尾，却在悲情里隐含着凝重，失败中体现着不屈与抗争。世云老兄告诉我，这预示着主人公柳诚义的故事并没有完。“命运”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

再启新扉，我期待着《命运》的第二部、第三部。

龙愿

2011年12月

公元 1993 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中华民族浩瀚画卷中的一丝彩线，但对封闭落后的中国众多北方城市却是一个伟大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改革开放的乐章在古老沧桑的大地上奏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旋律成为这片沃土的最强音；转轨变型、政企分开、建立市场经济，如惊雷震天撼地……一时间，中国的、外国的，时髦的、冒险的，传统的、腐朽的搅在一起，涌向人们的视野，闯入人们的生活。国门大开，带来了进步也卷进了朽污，带来了商机也携进了犯罪，带来了鲜活也渗入了罪恶。把传统当守旧，把虚假当真诚，把腐朽当文明，把荒诞当时兴，人们在万花筒般的世界里眼花缭乱。

计划经济一夜间被废除，国有企业再也不是被政府呵护的宠儿，它们被驱赶到市场上去拼搏、竞争。国企职工由主人变为雇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被否定。工人被挤到社会底层，工资拖欠、失业下岗，基本的生存受到挑战。社会治安混乱，盗窃抢劫、吸毒行骗屡见不鲜。

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暴风骤雨中，建筑施工企业成了首先被冲击的对象。饱经风霜的建设者，在徘徊迷茫之后，没有坐以待毙、听天由命，他们在乱云飞渡、纷繁诡异中苦觅生存的空间，在摇摆动荡中寻找支点，在迷惑茫然中开拓新路，在破茧成蛾的苦苦挣扎中同命运抗争。古城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干部柳诚义便是其中的典型。

—

柳诚义活了 36 年破天荒地失眠了，而且是心猿意马、彻夜难寐。一开始，他应对的办法是看书，听说夜读能催眠，然而这种经验之谈在他身上不仅无效，还适得其反。书，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兴奋剂，使他精神更加亢奋、思想更加活跃、神经更加敏感、想象更加丰富。一



个多月来发生的一件件烦心事，十几个小时后即将面临的新生活、新挑战，使他大脑的转速急剧加快，无法停歇。他脱衣、上床、熄灯，紧闭双目静躺着，不去思考、不去想入非非，但思绪却依然如故，如狂涛巨浪汹涌浩荡，似野马脱缰驰骋奔腾。为了明天的登场亮相，必须养精蓄锐，柳诚义不停地告诫自己。近来他确实太累了，累得超越了极限，累得心力交瘁，累得出现了失眠的病态。

柳诚义用被子蒙着头，默默地数着数，狠狠地咬着嘴唇，已经感到一种淡淡的咸味。就这样由晚上十一点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却仍未培养出一丝一毫的睡意。他起床、穿衣，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黑暗中无奈地抽着烟。流水般的往事一点也不顾及他迫切入眠的心境，慢条斯理地在眼前徜徉。首先隐约显现的是妻子，不，应该是前妻杜建婷。他们原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由于一纸录取通知书，使他们同时迈进省师范大学的校门，同时来到中文系，编入同一个班，并坐到了80级2班教室的同一张桌子上。四年的大学生活使他们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相许，由谈学习、谈理想、谈感情到海誓山盟。热恋中的男女，时间过的总是很快，转眼间就面临毕业分配，一种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柳诚义跟绝大多数同学的命运一样，被分配到省城的一所中学教语文，杜建婷则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在大学校园，学生的尊卑贵贱、地位高低是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柳诚义、杜建婷当然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可出了校门，步入社会，柳诚义渐渐发现，他们一个天之涯，一个地之角，根本不在一个生物链上，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杜建婷的父亲是标准的省部级干部，虽然几年前曾在秦岭角下的一个农村接受改造，现在却已官复原职。杜建婷的三个哥哥杜建国、杜建设、杜建华也分别由牧场、林场和工厂车间调到了省政府、市政府机关。杜建婷的弟弟杜建军正在某政法大学读书，否则也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相比之下，柳诚义的父亲只不过是市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几十年前父亲被遣送农村，早已含冤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虽已昭雪平反，却并未给儿子带来任何光环和实惠。这

一切，在大学根本算不了什么，但现在却使柳诚义和杜建婷的恋爱之旅阴霾密布、障碍重重，面临危机。尽管柳诚义十分珍惜、留恋那段甜美的初恋，无法忘记花前月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铮铮誓言，但他不愿在一个不等式下生活，不愿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下相爱。尽管门当户对是封建的婚姻观，但悬殊过大的家庭背景总会让弱势一方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从而形成感情的巨大包袱。

然而，多情的杜建婷并没有因为家庭的优越而停止对白马王子的追求，而是比学校时更加主动热烈。爱情的烈焰炙烤着柳诚义，使他跨越了门第差异，摒弃了心中的阴影，两年后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全然不像恋爱时那么浪漫，充满诗情画意。相反，周而复始的琐碎家务，迫不得已的迎来送往，各自繁忙的工作，杜建婷偶然显现出的居高临下救世主般的姿态，使柳诚义真正理解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至理名言。但这还不是他们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婚后漫长的七八年中，杜建婷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身份、地位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结婚第三年，杜建婷已成为省委组织部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两年后又晋升为正处，现在已瞄准了副部长的位子。杜建婷兄弟们更是了得，老大杜建国是国家某部的司长，老二杜建设是省人事厅副厅长级领导，老三杜建华是农业厅副厅长，老五杜建军混得最不行，也是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而柳诚义虽然离开学校，调到市建工局数年之久，依然是组织部的组织员——一介布衣，更不幸的是，还是杜家老五的间接下级。这使他失衡的心理雪上加霜。特别是逢年过节，杜家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时，柳诚义总有一种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他虽是一米八零的个头，生理上比杜家兄弟姐妹高出半个头，但心理上要比他们矮半截身子。每年正月初六，杜家兄弟们开着不同牌子的高级轿车聚集在自己居住的小楼下，炫耀着家族的兴旺发达，显示着杜家的荣光，此刻却是柳诚义最难堪、最失意的时候。身为堂堂七尺男儿，从父亲被冤枉、一家人被遣送乡下、自己懂事那天起，他就立下凌云之愿、鸿鹄之志——一定要勤奋学习，出人头地，



为父亲争气，为柳家争光。从小学到大学，柳诚义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是学校出了名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要不是在大学出类拔萃，杜建婷也看不上他。参加工作进入社会后，他更是发奋努力，吃苦耐劳，踏实敬业，几乎年年都是优秀、先进，但却一直坐在普通科员的椅子上，纹丝未动。看着杜家兄弟姐妹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大有《红楼梦》中贾府“当年笏满床”之风光。柳诚义曾经感到神秘、羡慕、嫉妒、不服、想不通。但自从杜家老五杜建军在自己身边突然被提拔后，他一下子看透了官场，看穿了组织部门的价值，看清了自己这份神圣工作的真正意义，不再羡慕、嫉妒、不服，不再觉得有任何神秘。他佩服古人对官场的精辟总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卖葱儿卖蒜。儿子没有老子作后台就难以成为好汉，卖蒜的儿子只要有坚挺的后台完全会功成名就改变门庭。柳诚义像一株垂柳扎根于建工局组织部，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要求进步，多年如一日政绩突出，上下皆知。省市报刊发表的专业论文、经验材料、调查报告，收集起来足有半尺厚，亲手编发的改革简报百万字，像一部沉甸甸的三部曲的小说。然而，他却7年一贯制地坐在第一天部长指定给他的那张椅子上。而杜家老五去年三月份才从某局调来在行政办公室搞信访接待，今年元月份就跃为办公室副主任，享受副处级待遇。听说是省上一位领导的秘书用电话给市上一位领导招呼了一声，市上领导用电话给建工局领导招呼了一声，局党委当晚开会全票通过杜建军为提拔对象。第二天组织部进行了考察，一个礼拜内再次召开党委会，依然是全票通过提拔。从理论上讲完全符合干部提拔程序，无丝毫破绽，提拔对象更是无可挑剔。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四化”标准一化不缺，而且根红苗正。柳诚义梦寐以求、苦苦追求多年的目标，对杜建军来说只不过是一句话，不，应该是一个电话而已。柳诚义对此不是羡慕、嫉妒，而是从内心升腾起一股厌恶、蔑视和反感。他的处世哲学是：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凭个人智慧、能力、努力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是依赖外力，

更不是倚仗权势，否则他早就凭借前妻杜建婷的影响坐到了副处，甚至是正处的位子上，决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从杜建军荣升为办公室副主任那一刻起，柳诚义就产生了离开局机关，另辟蹊径到基层任职接受历练的念头。他不想再使岁月蹉跎，让青春年华浪费在为他人做嫁衣上。他要在坚硬的石头上打磨，磨出泪、磨出血、磨出老茧，使自己能在有限的空间发出光亮，哪怕像流星一样短暂，像萤火虫一样暗淡，也算没枉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一遭。他相信组织一定会接受自己的诚心，肯定自己的勇气，认可自己的开拓创造精神。深思熟虑数天后，想法慢慢升华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义无反顾的人生抉择。

柳诚义将这一抉择告诉了妻子杜建婷，遭到了坚决反对。互不相让后，双方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这也是婚后绝无仅有、残酷无情、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峙。接着便是双方的知己、朋友、同学、同事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在依然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几乎同时宣告婚姻的结束，并很快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没有子女的婚姻结束起来显得简单，没有财产的夫妻分手更容易。现有的住房属于杜建婷父母，当然归杜建婷所有，小小的一笔积蓄一人一半，各人的衣物归各人。离婚协议生效后杜建婷就去父母家居住，等待柳诚义有了去处再搬回来。两天前，建工局组织部给柳诚义联系好了单位——古城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十工区，职务是工区主任，行政一把手。明天就是去新单位就职的日子，也是要离开这个曾经为自己避风遮雨的小屋的日子，更是要告别这块曾经让他笑过、哭过，高兴过、痛苦过，希望过、失望过的难忘之地的时刻，咋能不神志难宁，心潮起伏，思绪奔涌。就是再有意志力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也是会失眠的呀！

## 二

柳诚义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烟灰缸内的烟头已经挤满，小客厅的烟雾聚集到了最大的浓度，使他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然而，



思绪依旧如脱缰野马毫无减速的迹象。数年来，在这间普通小屋发生的故事满含着酸辣苦甜轮番袭来，最震撼灵魂、铭心刻骨的三个场景在纷乱复杂的脑海中荡漾着，挥之不去，抹之不掉，死死纠缠。调到市建工局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这张餐桌旁，柳诚义和杜建婷最终达成一个共识——结婚十年后再生孩子。柳诚义清楚地记得，这个建议是他提出的。原因是他们还年轻，又适逢火热、沸腾的改革年代，要干出一番业绩，为社会多作贡献。柳诚义从懂事起就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身上受到影响，打下烙印，做人要堂堂正正，要做好人当强者，决不能胸无大志，苟且偷懒，枉活一世。父亲生不逢时，英年早逝，但其精神、人格却一丝不苟地传承给了柳诚义，使他从小就置身于拼搏、竞争的状态之中。这种性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每一步，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学时，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柳诚义骑车回乡下看望房东朱大伯，途中遇到一个年轻人骑车从身旁超越，并有意无意回眸一笑，激起了他的潜意识，立即加速穷追不舍。那年轻人也不示弱，狂驰疯飙。就这样一会儿你超过我，一会儿我超越你，俩人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冒雨相搏。上坡下坡，磕磕绊绊，气喘吁吁，柳诚义已过了目的地仍与对手角逐。直到其被抛身后，失去再度超越能力，他才掉转车头，原路返回，瞬间对视泯然一笑，擦肩而过。

柳诚义不要孩子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反对，但经不起苦口婆心、甜言蜜语，更何况他的行为也是一个男人大胸怀、大志向的表现。杜建婷最终成全了他。柳诚义想到这儿，内心一阵酸楚。七年过去，孩子耽误了，事业暗淡无光，留下的只是一沓沓荣誉证书、一次次空洞表扬，还有那一摞摞变成铅字或打印成文件的不同文体的材料。柳诚义感到深深的愧疚，愧对深爱过自己的杜建婷，如果有个孩子，他们也许不会就这么简单的分手。想到杜建婷，半年前在这张餐桌旁撕肝裂肺的一幕浮现眼前。

当时，柳诚义将离开建工局机关到基层曲线晋升的抉择告诉了她，她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市建系统的基层单位不仅要直接面对工人、

民工和众多矛盾，又适逢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众所周知，城市改革首先遭受冲击的是建筑施工企业，最先受到重创的是广大建筑职工，首先承受压力、经受考验的是这些企业的各级领导。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的襁褓里，受着传统政策强有力的保护和各级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突然面对大开的国门、省门、市门，要混杂在如潮的同行中去争夺少得可怜的工程项目，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不相信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相信党和政府会眼睁睁看着多年来为城市建设做过贡献的国有企业面临危机、关停并转，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手提瓦刀、抹子自谋生路。这些企业领导哪里明白，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固有的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模式，要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政府当然无能为力。这些企业的领导们怀着侥幸心理，在不切实际的奇思妙想中失去机遇，在消极等待中浪费着时光，在长时间的徘徊中将企业带入困境，只能凭借银行贷款苟延残喘。没有工程、资金匮乏、亏损严重，职工工资不能保证，部分工人生活苦不堪言，职工思想极不稳定，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职工殴打领导屡见不鲜。杜建婷从未去过建筑公司，更未到过工区、工地，但从省委内参上经常看到这方面的信息。柳诚义即将赴任的市建八公司正是这种现状，甚至比这更糟糕。当杜建婷知道柳诚义真的要离开建工局机关到基层去时，愤怒了、失态了。认为他脑子进水了，疯了；认为他自暴自弃、自毁前程；认为他自找苦吃，自寻罪受，自跳火坑，自蹈泥潭……这个组织部处长该用的词汇全部用尽后痛苦地哭了。

杜建婷愤怒、恫吓、规劝和眼泪没有动摇柳诚义的信念和选择，无法阻挡他将要离去的脚步，万般无奈，同父母兄弟商量后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离婚。杜家上下十多口人，没有一个赞成柳诚义到那些极不体面的舞台上扮演角色，即使最重要的角色，也是极丢面子，难以允许、容忍的。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杜建婷态度严肃、神情庄重地将离婚协议放在这张餐桌上，摆到柳诚义的面前。柳诚义早已胸有



成竹准备好了一切，以无所谓的眼神看了杜建婷一眼毫不犹豫地“协议书”上签上了名字。杜建婷注视着柳诚义的每个神态和动作。当他轻松自如地签字后，她一把抓起“协议书”泣不成声地冲出家门，再没有回来过。听到沉重的关门声，他的心像被重击了一下，极度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想到这一切，柳诚义拉亮了每个房间的灯，缓步走进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仔仔细细地凝视着，想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位都装进脑海，使之永不消逝。柳诚义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多，为奔前程将忍痛离去，咋能不把它看个够呢？

这时墙上的闹钟当——当——当地响了起来，以特有的穿透力在整个房间回荡。柳诚义第一次感到了这耳熟能详的钟声的震撼、无情、恐怖，它催促着自己，告诉自己离开这个小屋的时间到了。柳诚义无奈地走进卫生间，用凉水冲洗着发涩的眼睛、发胀的头，将餐桌上烟缸内的烟灰清理干净，站在阳台上，望着即将退尽的夜色，听着清道夫不紧不慢的扫地声，深深吸了口初夏时节晨曦中的凉气，浑身一阵凛冷。时间根本不理睬柳诚义此时此刻的心境，崭新的一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那样从容不迫，普普通通，但对柳诚义来说却是那样的急促而不同寻常。它将是新生活的开始，是命运大转折的关口。就是说现在改弦易辙，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还来得及，一旦任命文件一宣布，就成了铁板上的钉子难以更改，是祸是福将全靠自己的造化、努力和运气了。柳诚义抬头望了眼湛蓝湛蓝的晴空，狠狠咬了咬嘴唇，进屋，提着早已收拾妥当的皮箱，下楼，站在院子，回首深情地凝视了会儿熟悉的小屋，大踏步向门外走去。

### 三

为了行动方便，柳诚义将皮箱放到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这里距将要上班的工区最近，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让人知道家庭裂变的隐私。吃过早点，他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单位，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走进办公室，提水、扫地、擦桌子。一会儿组织部的同事们要为他举行欢送仪

式，他在这个优雅古朴、整洁宁静、舒适而温馨的院落里只能再呆两个小时。这座院落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结构、布局、建筑风格都很讲究。门洞宽阔，可开进一辆卧车，门楼有两层楼那么高。整个建筑砖木结构，挑檐全部是彩色琉璃瓦，墙上嵌满了碗口大小的铁拔钉，古朴、雄浑、壮观。门洞上方是两间阁楼，进门洞向里是南北两排二十六间厦房。市建工局的45名员工根据工作需要分布在不同的房间办公。院落很宽敞，周围无更高的建筑物，采光很好，十分豁亮。厦房门前有二十六棵梧桐树，同这座古老的建筑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长得合抱般粗壮。由于有专人养护，这些梧桐茁壮、茂盛，株株根深叶繁，直指云天，若要欣赏全貌，须仰视才行。柳诚义的办公室是门洞北边那排厦房最里边那间。这会儿他打扫完卫生，坐在办公桌前欣赏着透过窗玻璃，投射在桌面上的一缕阳光。在这大千世界里，太阳公公是最公道的，不偏不倚、不徇私情，不分高低贵贱，把光辉洒播到一切能够洒播到的角落，使富人和穷人、当官的和老百姓都享受着同样的温暖。倏地窗外传来唧唧喳喳的叫声。打开窗子，只见一群麻雀沐浴着阳光，在梧桐树上欢快地上下翻飞。柳诚义突然很羡慕这些小生命，他虽不了解麻雀在鸟类世界的生存状况，却觉得它们绝对活得比人单纯、和谐，无忧无虑。不会像人有思想、有追求、有目标，互相嫉妒、互相攀比、争权夺利……柳诚义正胡思乱想，杨部长推门进来。

“把家里安排好了吧？”杨部长是柳诚义的顶头上司，还不知道柳诚义家庭的裂变。现在是真正的婚姻自由，结婚离婚是男女双方的事情，不需要领导批准、组织同意，当然可以向他们隐瞒了。特别是眼前这位满脑子传统观念的老“军转”，一旦知道，必然会给柳诚义带来麻烦。

“安排好了。”柳诚义随口答道。7年前，就是眼前这位顶头上司，硬是从市教育局把柳诚义挖了过来，使其从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一步踏进了建工局机关的大门，坐到了这把椅子上。柳诚义站起身，取出



一支烟递过去帮着点着。

“您在组织部呆了这么长时间，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清楚，咱们这个部门在外人眼里是干部之家，县处级的摇篮，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咱只有提建议、帮助党委考察干部的权利，用谁不用谁，采不采纳咱们的意见，书记说了算，党委集体研究决定，你千万不敢有啥想法。”杨部长以同情和无奈的语气对柳诚义说。柳诚义心里明白，眼前的顶头上司，军人出身，在市委组织部干了多年，由于文化底子薄、年龄偏大，不符合知识化、年轻化的条件，被下到建工局，给个组织部长，既是一种照顾，也是干部“分流”。他是出了名的老正统，竟能给柳诚义讲出这些大实话，也算是推心置腹。柳诚义用感激的口气说：“部长对我的信任咱心知肚明，绝不会有啥想法，我这次走只是想挪个窝，换个环境。古人有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再说，干部下基层也是组织上提倡的，咱决不会有想法，您就放心好了。”柳诚义打着官腔，显示着自己的慷慨与大度。

“不管你有没有想法，我总感到对不住你，要是你继续教书该多好啊，有名望，待遇高，一年还有两个假期。是我硬把你调过来，让你劳神、费力、受委屈没实惠，现在又要到下边去受罪。”柳诚义的客套话使杨部长更加不自在，狠狠吸了口烟，坐在柳诚义从里屋搬过来的椅子上，又以感激、内疚、遗憾的口气接着说，“当时我才从上面下来，想干点事，但身边没人啊。这些年你确实给我帮了大忙，出了大力，局里7年换了几任书记，咱组织部的工作个个满意，这与你的努力分不开。小柳啊，每当想到这些，就越觉得把你从教育系统弄到这儿对你是个莫大的损失，就觉得对不起你。”杨部长没说假话，更不是对鞍前马后辛苦了7个春秋的下级的恭维，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当时摆在杨部长面前的商调申请十几份，通过翻阅档案，到本人所在单位了解，根据几十年干部管理工作经验，断定柳诚义就是急需渴求的人。他有着牛的倔犟和吃苦精神；有着猴子般的机灵与精明；有着

老虎的挑战性、草原狼的群体精神；是一个侠肝义胆的性情中人。柳诚义以极其敬重的眼神凝视着杨部长那饱经沧桑、深皱密布的脸，看着从那双混浊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伤感与惭愧，这是他们多年相濡以沫的共事中从未看到过的。也许在自己离开局机关、离开组织部半年后他就到站退休了，柳诚义实在不忍心老部长揣着这样的心病送别自己，背着如此沉重的人情包袱离开岗位告老还乡。为了解其心结，他以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部长，说老实话，我当时离开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轻气盛，脾气急躁，不适宜教书育人这一神圣的工作。如果再来一次，依然如故。教师的地位再高，待遇再优厚，我决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即使下基层再度失败，走投无路，也不会改变初衷。”看着杨部长疑惑的眼神，柳诚义讲述了他为什么离开学校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

#### 四

1986年，也是柳诚义大学毕业从事教学工作的第六个年头。当时他所在的学校由于改革浪涛的卷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要将中国几十年甚至数千年的填鸭式的教学法变为引导、启发式，试图通过活跃学生思想，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学校组织教师到几个教改工作搞得好的重点中学听课，并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在学校进行公开教学（观摩教学）。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学校决定在语文教研组搞试点，从初二年级开始，取得经验后在全校推广。一天上午，语文教研组鲍组长召集初二年级同头课的三个教师开会，研究落实学校教改决定。在三个语文教师中，柳诚义年龄最小，教龄最短，思想负担也最轻。其次是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中年教师熊老师和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程老师。熊老师在三个人中资历不算最深，却是同头课召集人，大小算个领导，心理压力当然不小。思想负担最重的是那位程老师。在学校，教龄就是资格、地位、经验和贡献。教龄越长、资格越老，地位就越高，经验也就越丰富，